

## 《大溜味》展现一座城的“味道”

□王蕊

全面解读淄博烧烤“火出圈”现象的专著《大溜味》，日前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

全书共分六章，约26万字，比较系统、全面、深刻地讲述了淄博烧烤、齐文化演变以及这座城市的故事。这是第一部比较全面、立体、生动、深刻反映淄博烧烤现象的专著，作者多次亲赴现场，调查采访，了解淄博烧烤的来龙去脉，对淄博烧烤的历史、现状和未来进行深度思考。书中既有对大场面、大背景、大事件的梳理，也有对小人物、小故事、真感情的描述。

大学生们“投桃报李”的回归，开启了淄博又一个不同凡响的春天。当网络热度不断攀升，淄博烧烤形成大流量后，管理部门主动积极作为，稳稳地接住了这波流量。之后便是全市人民为荣誉而战，拧成一股绳，表现出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在作者笔下，烧烤灵魂三件套的前世今生、烧烤店老板和普通百姓的喜悦烦恼，“进淄赶烤”者的芸芸众生相，都活灵活现，生动有趣，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情感。

作者的视角，也不仅仅局限于烧烤，而是放眼整个淄博改革开放、转型升级的大格局。作者用较大篇幅，对淄博数千年历史进行梳理，特别是对淄博近十几年“凤凰涅槃”“浴火重生”的转型过程深入挖掘，对淄博做好高质量发展的“必答题”高度肯定，对淄博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市热情赞扬，详细介绍了淄博传统产业“弯道超车”、新兴产业“换道超车”的独特路径。作者通过深层次观察调研得出结论，淄博烧烤是淄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，是这座老工业城市厚积薄发，不断蓄积转型势能，提升服务能力的必然结果。

另外，本书还高度关注了淄博文化领域的“第二个结合”。以齐文化的传承发展为隐形主线，阐释齐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意义，将其

视为淄博的底气所在、动力之源和城市之魂。泱泱齐风，大哉淄博。一部齐文化史，串联起中华文明的重要链条。这里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，后李文化是山东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；春秋战国时期，姜太公建立的齐国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，战国七雄之冠；稷下学宫里，诸子“百家争鸣”，造就了“轴心时代”中华文明的主体精神；即使后来动乱割裂，淄博的文化因子仍薪火相传，活力时现，贾思勰撰写出《齐民要术》就是一个明证；进入近代，淄博在山东最早出现工业文明曙光，成为齐鲁大地上的工业重镇，充满了纪律性和契约精神……仅仅就饮食文化而言，这里有火的产生、使用、演进的完整链条，有最发达的原始农业，物产丰富，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，有陶瓷等器具，有冶铁等技术，有当时最为繁华的临淄古城，有懂得欣赏美食的贵族阶层和商人群体，所以这里才产生了最早的厨师、最早的鲁菜。

作者认为，齐文化是胶东海洋菜系和鲁中菜系的“根”与“魂”。陶瓷、琉璃和丝绸，承载着淄博这座城市的历史、辉煌和梦想，是这片地域养育出的文明之花，也是淄博人民最为温情的文化记忆。作者还描绘了山东实施文化“两创”的一系列宏观战略和具体实践，阐述齐文化对于当代的积极意义，建议充分吸纳齐文化改革创新、开放包容、务实进取的精神养分，建设新时代的新山东。

本书作者郝桂尧，从事新闻工作近40年，报道过一系列重大典型事件，业余时间研究山东和西藏地域文化，对山东人群体尤为钟情，出版过《山东人三部曲》《俺是山东人》等地域文化专著。他认为，淄博烧烤是淄博建设、改革、发展的一个缩影。淄博通过烧烤火了不是偶然现象，是转型升级、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。淄博已进入“温中常热”的新常态，因为烧烤而成为一座有温度、有情感、有磁力的城市。



《大溜味》  
郝桂尧 著  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《嗜书瘾君子》  
[美]汤姆·拉伯 著  
陈建铭 译  
世纪文景 |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《恐惧景观》  
[美]段义孚 著  
徐文宁 译  
译林出版社

## 寡人有疾 唯书可医

□王蕊

有个名叫汤姆·拉伯的美国人，写了一本名为《嗜书瘾君子》的小书，专讲爱书人的各种癖好。其中既有患者自白、病症剖析，又有自行检测、对症下药，还包括一些书痴所患的疑难杂症、书痴百态、逛书店的种种偏好，以及书痴与伪书痴的辨别方法等等，可谓分析得头头是道，煞有介事。

在拉伯眼中，单纯的爱书人其实并不是嗜书瘾君子，这是两个颇有不同的概念。爱书人只是爱书、爱读书而已，不会做出一些在旁观者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。嗜书瘾君子则不然，他们虽然爱书，却只是迷上了“书”的形式，实际上剥离了书用来“读”的实质——他们追求的是书以稀为贵，是装帧精美，是品相为王，是一看到珍稀版本就方寸大乱、小鹿乱撞，乃至意乱情迷的感觉。另外，再加上毛边本、签名本、初版本、真皮本等等各种孤芳自赏、自我设限的名堂，沉溺其中的迷恋与名目繁多的玩法，这些单纯的爱书人眼中的旁门左道，才是嗜书瘾君子爱书的理由。

那么，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，才算得上嗜书瘾君子呢？这里首先要做的是自我检测一下。拉伯一共列举了二十五条嗜书瘾君子必备的条件，我才对照了一半，就发现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嗜书瘾君子。比如，拉伯问：每回与朋友结伴逛书店，你购买的书籍数量往往都比友人多吗？我的答案是：一定；拉伯问：你会毫无来由地从架上抽出一本书，鼻子凑近书本，里里外外猛嗅油墨、纸张的气味吗？我的答案是：会的；拉伯问：你曾经重复购买同一本书却浑然不察吗？我的答案是：经常；拉伯问：你根本按捺不住随时想钻进书店的念头吗？我的答案是：根本按捺不住……

拉伯又列举了嗜书瘾君子买书时的种种德性，我同样几乎条条中招：比如“控制消费总额上限”型，这种类型的嗜书瘾君子就跟酒鬼相似，每次都提前设定饮酒量的上限，但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；“反正便宜绝对不吃亏”型，这种类型的嗜书瘾君子抱着一种贪图小便宜的心态，他们不能看到打折书，只要是实体书店或者网上书店搞活动，总会不自觉地买买买一通，只是为了痛快淋漓地过一把买书瘾，宣泄一下迷恋书的情绪，却根本不管书房能否放得下，以后会不会读……我常常将拉伯说出的体己之言反复阅读，反复对照，如同照镜子一般，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实面目。

除了拉伯列举到的这些症状之外，我个人还有不少拉伯没有列举到的嗜好——因为爱书，我也爱屋及乌，爱上了与书相关的文创产品。这是由书延伸出的一种嗜好，像好看的书签、漂亮的台历、做工精致的笔记本，都是我尽力搜寻的目标。我把好看的书签夹在自己经常阅读的书籍里；读古典诗文集，我喜欢夹上一张古色古香的书签；读现代小说，我喜欢夹上一张色彩艳丽的书签；读名人传记，我喜欢夹上一张带有一丝怀旧色彩的书签。我把漂亮的台历放在电脑前，偶尔凝眸，赏心悦目；我时常拿出那些精致的笔记本把玩一会儿，却从来不舍得用……这些，都是我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。

正像拉伯所说的那样，嗜书瘾君子所患的其实是一种爱书成癖的病症，这种病症非止一端，举凡藏书入魔、囤书成癖、贪心不足、得陇望蜀……都属于这类病症的范畴。所谓“人生百病有已时，独有书癖不可医”，尽管拉伯一再提醒爱书人，一旦患上爱书成癖的病症，一定要及时求医。一般嗜书瘾君子却大都讳疾忌医，他们说：“寡人有疾，唯书可医。”意思是犯了书瘾，只有不停地买书才能医治。正应了世间流传的那句老话：“书瘾还要书来医，解铃仍须系铃人。”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，自由写作者)

## 没有恐惧不会有未来

□禾刀(笔名)

码下这段文字时正是月黑风高之夜。黑夜可以放飞我们的无边思绪，但我们的视野也会因此而大大受限，自然也会限制我们远行的脚步。人文地理学之父段义孚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，“黑夜会极大地降低人的视力。人们失去了控制环境的能力，感到自己容易受到伤害”。在《恐惧景观》一书中，段义孚以随笔的方式，探讨了恐惧在个人和社会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和成因：他描述了流行病以及超自然幻象所造成的恐惧，乡村和城市中的暴力和恐惧，对于旱、洪水、饥荒和疾病的恐惧，以及恐惧景观形成后灌输给民众的方式。

恐惧是否有先天性基因？段义孚没有急着作答，而是借助了一个“视崖”心理学实验阐明：婴儿出生越久，越可能拒绝去爬一块玻璃遮盖的一个垂直的缺口。注意到，这里的“出生越久”，意味着婴儿获取知识的机会可能越多。这从侧面印证，人类恐惧的基因更像是后天培养或者“驯化”的结果。

段义孚从人文和社会学角度，分析了人类恐惧发展变迁的路线图。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，人类对森林充满了恐惧，许多神话传说中的鬼怪都藏在森林里。数万年前，虽然人类率先从树上走了下来，在万物竞争中终于取得了优势，但生活在森林中的人类曾长期面临猛兽威胁却是无法抹灭的事实。正是出于对丛林生活的恐惧，人类学会了抱团对抗，其结果却是去森林化。

房子在许多时候被文学作品描述为遮风挡雨之所，然而这只是房子的功用之一。段义孚指出，“房子是一个有界限的空间，它有供人进入的门，必须得到保护”。从现代法律意义上讲，房门是公域与私域的界限。在更遥远的时期，房子还是人类用来抵御大多数野兽和毒虫侵袭的重要手段。而房子又是城市的基础。以今天的视角看去，城市就像是人类抱团取暖、抵御恐惧的结晶。

在抱团取暖的生存法则中，法律的意义不

仅仅是规范社会秩序，还在于以最低成本最大限度消除恐惧。段义孚在这里着重举了十八、十九世纪的欧洲通过严刑峻法对抗犯罪分子的例子。那时的欧洲流行以公开绞刑方式震慑犯罪分子，结果公众强势围观，甚至因为围观人数实在太多造成踩踏，比如1807年的一次绞刑，27人因踩踏事故丧生。历史经验表明，严刑峻法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作用极其有限，对抗人类自身恐惧显然需要更多智慧。

那么，城市是否是人类对抗恐惧的最终归宿呢？段义孚显然并不这么认为。在这里，他又列举了噪声恐惧，还有城市发展面临的诸多新问题。相较于丛林火灾的“天意”，城市火灾更多源自人为。城市钢筋水泥森林为人类提供了庇护所，但在火灾中往往又会成为人类自身的囚笼。当然，城市给人类带来的新恐惧远不只这些，比如车祸等。

今天我们知道，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，我们的担心与忧虑往往会越多，正所谓无知者无畏。段义孚说：“我们既在寻找安全，又对外面充满好奇：不仅人是这样，所有的高等动物都是这样。”事物是矛盾对立的。好奇心驱使我们不断远足与寻找，远足与寻找推动文明进步，同时也会滋生新的恐惧。为应对新的恐惧，人类又会通过经验积累与尝试，不断寻找抵御恐惧的办法。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悲剧是，为了不断抵御恐惧，人类常借抵御之名发明新的恐惧，比如核子武器。

对抗恐惧是人类适应自然的动物属性，人类今天所形成的那些经验知识，是不断摸索对抗恐惧办法的结果。不过，并非所有对抗都必须采用极端手段。为应对恐惧，人类进化出许多有趣的生活文化，比如握手、入殓、吃饭等，还有一些激烈对抗，甚至演变成了体育运动项目。

永远不要奢望没有恐惧，一个没有恐惧的世界是乌托邦。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消灭恐惧，或许可以这样说，只有恐惧不会有未来，没有恐惧也不会有未来。恐惧是人类从混沌走向秩序的动力，是从无知走向有知并发现新的未知的源泉。

(作者为书评人，武汉道桥公司员工)